

七旬职业赶喜人周金利的“赶喜号子”：

赶你的喜庆 喊我的无奈

生活现状>>

一碗鸡蛋汤做早餐，蜗居在十平米的房子里

4月2日早6时，记者来到位于市区金源路段附近居民区一巷子，经过两道转弯，就拐到了周金利所租住的房附近。远远就看到，周金利在巷子内弯着身子，左手拿着勺子，右手捏着锅盖，在不停搅动锅内稀饭，炉灶旁放着做饭用的木柴。

矮小的身材，穿着不起眼，但是眼神很灵动，这就是“赶喜”人周金利给记者第一印象。“熬了点鸡蛋粥，一块喝点吧。”周金利看到记者走来热情招呼道。当记者和他谈起这次来拜访的缘由时，周金利很爽快地答应了记者。一会儿，他熬的鸡蛋粥好了，并招呼记者进屋坐坐。

周金利所租住的宅院，是一位两合院，一堵墙把小院分成了东西两户，他所住的是位东户面积最小的一间。这间十平方米的房子，屋内光线有些灰暗，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生活用品，正对门摆放着一个铁板凳、一张饭桌；一台电风扇倒挂在东面墙上；东南墙角放着一张床，床上摆放着几件零乱的衣服，床前放着一张饭桌，吃饭的器皿一应俱全。

记者注意到，在他屋内西南墙角书桌上，放着一盒红双喜火柴盒和一包红将军香烟，这应是周金利赶喜时收获的“战利品”。书桌还放着一个陈旧古铜色琵琶、赶喜手

炮，这些都是他在赶喜时所需必备品，虽然屋内空间面积狭小，但是他屋内摆设还算紧凑。

周金利把熬好的鸡蛋粥盛进碗里，开始了一天的第一餐。屋内并没有一点光亮，记者问他为啥不开灯，问了几次他都没有作答。记者提高嗓门，周金利才听到，他指指自己的耳朵告诉记者说，平时结婚放喜炮，耳朵被响声震得不好使了，给他说话时要大声点，才能听到。一会儿，周金利吃完早餐，洗刷完餐具，准备出门。

“走！上班了。”清早7点钟，周金利头顶一个高帽檐的帽子，怀揣着琵琶，挎着蓝黑色背包，走出家门。

生存本领>>

挑好日子赶早出门，饭店门前“巡视”、“踩点”

沿着市区即丘路向南，转弯到金源路，周金利走路速度类似于正常人的小跑，边走边跟记者介绍，“赶喜的人都是看日子出门，他们那些一群人的赶喜队伍喜欢用分开等的办法，先派人到市区各大宾馆门口转一圈，如果看见有结婚的就打电话通知同伴。”周金利说，他喜欢一个人在阴历的双数出门，因为双数酒店里结婚摆席的人多，一个人赶喜要比一群人收获更大，他最多的一次一个人就收到了200元喜钱。

周金利年轻的时候学过唱戏，以

前在队里干活的时候靠唱戏赚工分来养活家人。“我不识字，他们把戏词给我说两遍我就能记住了。”周金利提起年轻时的聪明劲时脸上露出掩不住的笑容。“现在的赶喜人没有那么多讲究，只要会说吉利话就能要来钱，我算有一技之长的赶喜人。”周金利说。

从市区金源路和沂蒙路交会处向北，就是周金利的第一站，怡然阁酒店。他看了看这里的气球说，“这里有结婚的，我先把这家记下来，咱再继续走。”原来，像周金利这样单枪匹

马的赶喜人，靠的是挨家挨户“巡视”和“踩点”，看到有结婚的就必须做好到时间就随时杀回来的准备。

沿着市区沂蒙路向北，在平安路周金利转头向东走去，他说这里有学校，运气好的时候能捡到些瓶子，到达平安路与沂州路交会的路口左转时，周金利速度已经把记者甩出整整半条街道，他那急匆匆的脚步像是在赶时间上班的白领一样。向北来到沂州宾馆，在这里我们没发现结婚宴席时摆在门外的气球，于是顺着市区金雀山路转向沂蒙路向北走。

赶喜“待遇”>>

少则10元，多则200元

清晨8点16分，在一婚纱摄影店门口，周金利碰巧看到一对刚化好妆的新人，只见他动作麻利地从包里找出土炮，嘴里边喊着“赶喜的来了”，一边点火，“通！通！”两声，土炮震耳欲聋的声音把人吓了一跳，来不及点第三响，周金利向新人乘坐的那辆已经发动起来的车走去。“赶喜的人从来不放空炮！”周金利趴在车窗上说，就这样，他今天的第一笔赶喜收入——两张5元钞票拿在了手上。

沿着市区新华二路向南，到金五路左转，终于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家酒店陶然居，这里今天也有摆喜宴的人，酒店门口已经站了几个周金利的同行。他们是一个团队，相比之下老周显得势单力薄，只好混迹在这个团队之中。

“他们这个领头的人是里面年龄最小的，才40多岁，他手下带了大概20多个年龄大的和身体残疾的人来赶喜。”酒店的保安望着他们悄悄对记者介绍说，这些人家里不乏条件好住楼的，但也有真是生活困难的。

记者观察到，这些赶喜人的穿戴打扮并不体面，有些人的黑色衣服已经露出了棉絮。还有夫妻两个人一起来的，妻子身体残疾坐在轮椅上，轮椅后半部分焊接了半个自行车，丈夫骑着自行车推着妻子的轮椅。

新娘下车的时候就是他们敲锣打鼓放土炮的时候，中午12点，等候多时的新娘婚车终于出现了，赶喜人纷纷围上来拿出手中的土炮点燃，周金利也混杂在其中，一般在婚

礼上要连放六炮，取六六大顺之意，老周说如果是闺女嫁出门他们放三炮就可以了。

放炮之后一群人拿着锣鼓敲打起来，其中一人口里便念念有词，马上便有人跟上来叫好，好比相声里的“逗哏”，领头的无论说什么，另几位都是“好”字。比如领头的说“结婚啊！”下面马上跟上来“好——”，直到管家给钱为止。

新娘在一片嘈杂中下车后，婚礼大总管把刚才的赶喜人召集起来，带到酒店外围的街道上准备发喜钱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领头人答应给他们20个人的赶喜队200块的喜钱，这些钱交给领头人发给赶喜人，接着领头人与周金利在内的赶喜人一起奔赴下一个结婚地点……

老周有话说>>

唱老戏、赶喜都是图个乐子

老周的家在郯城，老伴也在郯城，他的孩子们大多已经过了而立之年，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大儿子和儿媳在青岛工作，老伴平时会去青岛帮忙看着孙子，女儿和小儿子也在外地，家里在临沂的就他一个人。这么多年习惯了

自己一个人无拘无束地生活，老周说一个人住着很自在，每隔十天半个月老周就回郯城看看家里人，平时他不花儿女给的钱，因为觉得儿女拖家带口的生活不容易，老周的生活收入主要来自赶喜和路上拾到的废品。

天气好的时候老周会坐在巷子口的石头上叼着烟唱唱老戏，他说，想想这么多年来的生活，再难再艰苦的生活环境他也能好好生存下去，因为别人坚持不下来的事他可以，赶喜不过是他生存的经历之一。

记者手记>>

赶喜的号子声 透出的是无奈

“赶喜”这个习俗出现在明朝时期，后逐渐演变发展到现在，“赶喜”习俗在鲁东南地区、农村、城市较为盛行。“喊号子、放喜炮、敲锣鼓”等成为“赶喜”人的具体表现形式，赶喜这职业和沿街乞讨不可混淆一谈，赶喜是一种生存之道，更是一种传承习

俗。

跟了一上午，记者的双脚已经开始起水泡，周金利却依旧健步如飞。回去路上，他还在路边拾了几个饮料瓶，这天的两场婚宴和一对新人让他收入了25元钱。赶喜人中有一些人年老体衰，或者身体残疾，这种类似乞讨的方

式让他们的生活暂时有了着落，虽然不是最妥当的，虽然有可能这只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，但是在这里，这种喧闹的乞讨真实折射出了一部分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况，或许他们的生存空间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宽广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左肖 孟凯

如果谈及“赶喜”，或许一些市民并不会陌生，但是这些群体的行动轨迹、生存之道人们却了解得很少。近日，记者接触了一位能说会唱职业“赶喜”人周金利，并亲身体验了一次赶喜经历。

“行行有道，道道有行。”记者了解周金利还是两年前的事情，听街坊邻居说他会赶喜，而且还是一位职业“赶喜人”，邻居们都称呼他“老周”。周金利今年已有70岁，郯城县沙墩镇人，他从事赶喜有几个年头了。4月2日，记者跟随这位周金利体验了一把赶喜人的生活。



▲周金利在家门口做饭。



▲婚礼总管在与赶喜人商量价格。



▲赶喜人在婚礼现场。



▲周金利在遇到的第一对新婚夫妇车前。